

中西偉人傳

飲冰室主人著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關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倂頓曲之開澳大利亞也。立溫斯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

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構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殆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也。

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鄰。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倫布倂頓曲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秦東發達之緩實。即理缺憾使然。而顧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鑠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第二節 西漢時代黃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黃族自四千年前。孳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



間。而羣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息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穹北之野。有並轡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獠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還。我族日雄。彼亦日茁。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距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泱泱哉。中國之威。書契以來。未曾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黃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羣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媾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

爲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爲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絲絮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凌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黃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精神。而國家所恃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迂儒退守畏葸。疲輒苟且。懷抱「無動爲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

諸國皆被服屬。憑藉深厚。爲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議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然必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旣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冰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酪食毳衣之俗。徃徃數日十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歷紀元前三百三十六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于巴比倫。其部將士流喀立爲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威漸衰。其屬地北特利亞。復自立爲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爲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德利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爲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秦漢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凌轢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

敗之。於是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媯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見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于月氏。遂遠徙于南。以略鬲賓之地。鬲賓即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鬲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即今之西比利亞額里頡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爲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碁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爲疏勒。喀什噶爾附近于寘。和闐溫宿。阿克蘇龜茲。庫車附近焉耆。喀喇沙師附近樓蘭。吐魯番附近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于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

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既而騫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爲博望侯。騫乃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計騫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九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察其土俗歸爲伐宛之基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爲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
大夏	………	阿富汗斯坦附近	時已爲月氏所服屬博望親至其地後爲通印度之嚆矢
烏孫	去長安八千九百餘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始建讖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後卒成功
烏弋山離	去長安萬二千百里	阿富汗斯坦與波斯交界地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同上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同上
奄蔡	………	俄羅斯	同上
身毒	………	印度	博望始聞其地未能通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十

(一) 殺匈奴猾夏之勢。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羌。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爲劉淵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爲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爲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 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西岸。顧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Ierai 即耶宛 Yavai 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即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爲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載其俗。與泰

西古代多相類。其蒲萄苜蓿等名物。即希臘語 *Botrus, Med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 *Semitic* 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完中國一統之業 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蜀布印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爲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爲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傭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被除爲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今哈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天山南路戰於蒲類海。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旣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虜勢寢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爲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爲盛。旣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旣定天下。厭干戈。不之討也。匈奴益驕。往往侵山陝邊鄙。爲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爲南北。南匈奴遁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脅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絕。旣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弭。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藉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夫以冒險無

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櫻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言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爲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爲將。統英兵九百。土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裨闔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撓離印人。曠其相門。因躡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嗚呼。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爲經。以年爲緯。而畧敘之。

(一) 鄯善 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二十六人耳。初超旣從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竇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

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共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鄯善定。

(二)于闐 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爲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疏勒 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逐故王

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爲龜茲役也。十七年永春。從問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即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劾以乞留。超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爲漢用也。懾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爲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尙三次。其一。則建初

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爲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二。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僞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尉頭 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姑墨 姑墨亦龜茲屬國也。屢從龜茲兵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讐從者已十國。益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超所上請兵疏中。超因此欲遂平諸戎。爲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

夷狄之法。」以爲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建初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

益有所以藉行其志。

(六)烏孫 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建初}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 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嗾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

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強者爲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爲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爲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湏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陸。永元十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湏尉犁。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爲鎮撫三國耳。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

於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須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爲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倚其右。北虜憊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泐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爲吾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卵育乘機竊發與民間起亂者相類耳非復能用其國以與吾抗也 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

絕好模範之人格也。

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不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爲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十閩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即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即羅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

四年

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一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泰西文明傳播廣速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理發。中國人則探險於陸地之豪傑。雖屢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見焉。此大甘英之不能通羅馬。實由不習海性使然耳。惜哉。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語見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還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一年。使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爲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徧於大地。赫然爲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倫布。若麥折倫。若俄頓曲。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藥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

稀也。抑吾爲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即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闢疆土。其兵力所及。威梭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顯在彼而不在我。不甯惟是。彼得一地。而一地即永爲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甯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騷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關地同。而所以關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爲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略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

而反諸爲民闢地之本意。尙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闢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爲之償。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爲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罄之以從事於外。即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嫚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內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嘻。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鬪奪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爲我有。故不惜

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昭彼以利以爲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爲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論者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禮待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胥中國而空之也。不甯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鈞游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寢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徙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乃分其衆爲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爲徙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割神州以宅索虜。寵異

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畧。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爲民藪也。然要未嘗有疲國力以供奉外酋。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騫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彼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曾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闢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闢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爲母國累。而況乎不殖一民於境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爲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爲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其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爲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爲一

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箠以驅縶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中。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即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土蠻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爲其奴隸。若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匈加利
愛國者噶蘇十傳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

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所處之境遇。始于失意。中於得意。終於失意。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噶蘇士之沒。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

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一則奧大利與匈牙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奧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奧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牙利之歷史。匈牙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歷四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土。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千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Golden Bull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

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爲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 Magna Carta 之前二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加利在世界史上之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二百八十年以來。至于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猙獰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非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爲奧之屬地。然非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爲最。匈加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奧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撒遜、亦德國聯邦中之一國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十李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四十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

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爲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盟，誓相援助，以防其民。奧人不念匈民之德，日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雨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噶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即位，爲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見噶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于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即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

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遊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雄辯。鷲鳥將擊，先修羽翼。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剪之。乃七年不開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甯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鳴與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

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與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迸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輓。當開會之日，即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四〇年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疇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爲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

關於國民進化者甚大。吾別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明事業，不遺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手段，易俗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嗚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燄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爲立國之本。久懷一

匈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三〇年七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匈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興。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匈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與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

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始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虐民。三也。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匈

加利語。而惟獎厲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匈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學不興。按言愛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崇拜西人者流。欲以英語爲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內地工業。爲苛政所

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瘡痍。而與王方醉夢於

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奧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噶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爲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也。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爲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旱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奧政府觀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噶蘇士之熱心。旣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噶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噶家墨蹟報。遂風靡全角。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爲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爲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奧政府視噶氏爲眼釘。爲喉鯁也久矣。顧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爲仇。以爲議院期滿解

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携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蘇噶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奧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七歲也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恒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爲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尙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許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匈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

索氏爲英國第一詩人。稍

讀英書者。皆能知之。

噶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于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于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在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擊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前。先開一大會。採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略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奧政府之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衆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携一白髮之髻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噶。此髻爲誰。即當年在國會掀髻豎髮聲淚俱下直斥奧

王佛蘭西士爲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曾叱咤風雲。爲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民。搵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于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蹇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即有名的彼斯得報 *The Herald* 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既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撻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被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真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嗚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

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國移設于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嗚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為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嗚蘇士也。政府忌嗚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嗚氏之將為

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鸚鳥累百。不如一鶚。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噶蘇士復被舉爲議員。國民歡呼之聲。脩徧都市。而與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與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即盡其力之所及。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菩黎士堡。以翌年五月十一日閉會焉。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最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奧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奧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以籠絡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慎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爲其甘言醜態所能動者。下議

院之風潮。竟爲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勢。

硝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焉。洪濤噴堤。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金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廿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菩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其影響。砰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餒萬丈。不可復制。

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臣參列。

應議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辨。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

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Bohemia 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如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藥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

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 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者。政府對於議會

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課政府之功罪也。

第二 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 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爲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爲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按此與中

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似。近世社會主義之學者。言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 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 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 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 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英構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 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 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 Income Tax。即人民以歲入所得之利益。納成數於政府也。皆得有選舉權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善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與都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携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同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擯內壺。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爲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於四面楚歌之裡。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爲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爲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總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耶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務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

按匈加利其時未爲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和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携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同爵同名爲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四月十一日。爲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菩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利多數人民所用之國語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忠亂之心。亦稍熄矣。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與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于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蜮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人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二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一三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一、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加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爲馬哥耶人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于奧都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欲。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于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

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爲公敵。馬哥耶人之居于格羅士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哇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勤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既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

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奧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述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略曰。

諸君諸君。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也。則政府當辭職。此亦立憲國之通例也。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而我國民生死

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托。今日搵縷縷之淚。瀟瀟滴之血。捧心瀝胆。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牙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恒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攪襲。彼無如匈牙利也。

噶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由毋寧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匈牙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裡。奧總督窮鬼極賊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瞳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齋此議案。赴維也納。與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匈牙利新政府仍轄于

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士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裁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奧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匈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士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斯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沓來麴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匈加利人之特性也。泱泱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噶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大難者何如矣。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个。至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噶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覩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慚憤。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

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懣裂眦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驕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噶蘇士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耶。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噶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即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

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嗚呼。士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棲棲勁草。寧所怯於疾風。莽莽神鷹。豈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略何如矣。

嗚呼。蘇士見與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甯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甯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善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砲三十門。以十月廿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

三萬。二十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齋部二萬五千與噶軍合。越境伐奧。

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菲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波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波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都於的布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波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魯家且戰且走。於是噶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交戰數回。互有勝敗。

三月四日。奧王以憎噶蘇士黨之故。遂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俄羅斯。借俄兵一萬五千以爲應援。自和拉的亞方面來襲。噶蘇士聞報。遣將軍俾謨以兵一萬防之。激戰

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謹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匿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北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六日。與榮沼格辣軍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家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爭逃。遂獲捕虜八百。大砲七門。噶蘇士得各地之捷報。與古魯家將軍相抱而祝之。洒淚於軍前曰。是皆將軍之賜也。古魯家亦感泣曰。某何足以當此。皆護國委員長之力也。噶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匈加利獨立布告天下。

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集於的菩黎省之耶蘇教會堂。依最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爲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加利國會。今者以我匈加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

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殘削我膏血。虔劉我王

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蠢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蔑以加矣。奧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及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閒諜也。使爲總督。入我堂園。而擇噬我國民。我匈牙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塗炭生靈也。以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軛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 匈牙利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 奧國朝廷對於匈牙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 匈牙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 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歡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即由

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爲匈加利大統領。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此大敵。內察己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砲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一使比謨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鎮勦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倫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

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浮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携。則國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軛。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焉龍跳虎鬥。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旣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袒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略。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略。急傳命

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彘士河畔。將以直搗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于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誑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侖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囂囂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洵洵。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侖。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噶兩派。常若冰炭。奧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天下傷心短

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噶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略曰。

與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挫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脉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鬻割我。蒞隘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顧。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噶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囑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覩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營慘淡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奧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奧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蹀躞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刳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奧俄虎狼軍之谿壑。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

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于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遽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于的布黎省。五月廿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起至天之波瀾。變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嘻。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

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也。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轉奧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游于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自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

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勢。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即今日奧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察以死。噶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遵噶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噶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

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噶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眞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眞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眞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則唱于而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

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者。其他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體。人人勉。

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琶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

甯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壘壘。

荒殿寂寂之裏。泱泱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胆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閣無天日矣。時

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恭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存羣兒稠人歡笑雜遯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場。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

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鰲。鬚髯如戟。顙長七尺。風采棱棱。颯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難。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頹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白倨不遜。執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

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喚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Carbonari）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利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蒸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

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

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悉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躋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諛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甯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

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褒。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

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

義而來者也。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精。曰Of people。曰From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過Of people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此語。欲求以如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術矣。附注於此。以質將來。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甯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整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畧。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旦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二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

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當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髀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

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盪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拿破侖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

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

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醇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

尼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

後己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一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侖。不免爲聖氣連拿破侖死之地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

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

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即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倫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戡。待逸此機。毋甯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兎。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

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厲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寤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airola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夤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

雖黃焉。無所躡進焉。屹屹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即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贍之學識。縱橫透關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土耳其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國都同共產主義嘗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相覲。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

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倫布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

撒的尼亞王

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

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襤褸，俾易服宵遁。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遜，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已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鉏斃，屏居於斗室。

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眞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僞。鬼起鶻落。熟精夫神秘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秘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祕。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荼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已之

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徃往被髮以救鄰門。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即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餽肉。蹉跎歲月。何以爲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尙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鳥。夙其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

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爲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砲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菲阿侖者。然砲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菲阿侖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桑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菲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日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諜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

之前。嚴鞠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濺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罪。投之犴狴。閱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倫。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以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躑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爲伉儷。即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于門的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願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匹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

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嘻。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倫。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亞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瑪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

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厄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即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眞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百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

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瀛。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囑

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讎友助以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倡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甯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鶩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爲議員。是即皮阿士布

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觀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鍤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頗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顧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胆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跳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侖。被舉爲大統領。而第

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蠢起。於是四十年來操縱全歐氣餒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成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縊。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旦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即後此意大利統一君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鴉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乎。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后。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

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蜩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塔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塔志伯遇刺卒。皮阿士怖惶。不知所爲。乃身潛遁。作寓公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并。則已回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酒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

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即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性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双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人議場。鮮血淋漓。胃鏗全赤。旣折旣缺之刀。挿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天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

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絜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卻之於第二戰鬥線以外。驀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心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蜷伏於腐敗教會所詔諛之敵軍之膝下。毋甯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余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陳。礙數百年公敵之血。衍衍其醉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千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且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刼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

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暮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開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爲國珍重」而長瞑。嗚呼。英雄英雄。臨千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故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塚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爲農夫。隱於卡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磨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

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一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奸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

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號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此憲法亦廢棄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

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憲法無一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天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謂我爲多事。罵我爲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嘖嘖嚙嚙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

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呼一。集我老弱。峙我麥糧。蜂蠶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

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旣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而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

(第一)獎厲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出入口稅之政策。是彼游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

主張自由貿易政策舌戰於議院卒達其志者也

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

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之干涉之羈軛。爲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蕞爾小國。承疲敵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盜睟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牲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

沖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指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尚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罰。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庭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叢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魘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

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鸞騰脫韉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蕞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嘗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光。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

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況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第一一產地也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即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

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蘇墓所在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亞米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頭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曠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京士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甯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

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懼。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德憲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甯。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

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崙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崙有成言。於是拿破崙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

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者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爲熱誠不屈之人物。爲瀕亡之國一大政始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爲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忌曰。願爲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

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蝨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胆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瞠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富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替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藿藜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砲百門。以

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奧大利爲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極詭秘而不可恃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甯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遣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罅隙。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窺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爲仇。於己無絲毫之利。而於奧賈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卻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

饗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爲我所爲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權法國。驟聞警報。志忑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唁書於拿皇。爲國民謝無狀。而拿皇自見阿西尼後。悚然若冷水澆背。以爲若不及今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

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嘆大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爲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 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

一 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爲報酬。

一 以達士卡尼爲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 合羅馬及尼布士爲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 以撒王英瑪努埃及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叢脞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爲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陰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甯不知之。雖然。彼以爲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泱泱大國之基已立。然後徐

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軌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爲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利之會合）

布耶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埃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埃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忘雖夢中之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厲精殫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

加里波利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奧之

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菩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綠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聞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并。讀史至此。不禁爲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即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間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胆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旣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與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與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鞏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存撤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燭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即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中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五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十四日。大戰於梭非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與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停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于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

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非。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況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

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繪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微行人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輒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嘆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甯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睨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軫廷唾。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污辱謾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苟爾者。臣惟有披髮人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

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患。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攬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搆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

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驚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楮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即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僑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即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鏢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撤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達拉志內閣之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撤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爲卡普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撤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

將軍既去。全意大利嘆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普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携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之大事。

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畧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鎗砲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旣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是至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旣已如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郎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郎卡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于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惴惴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敵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菲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併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郎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

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與既極。今非合於撤。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蓋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尙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的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詈之爲犬。詈之爲狐。詈之爲卑劣之奴。詈之爲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

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實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爲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爲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

虐政。雖萬方同概。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証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爲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太長故闕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屬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爲奧

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即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即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訶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

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茂士拿、卡澤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三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在國會痛罵加富爾及撒王出爲調入彼處今合更正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

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挪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撒的尼亞於荊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

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兔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之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之之移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之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之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慙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譽以海賊。譽以狂人。詈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之之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之之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

是既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怨。後后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慄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鬥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鏢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濡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的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爲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爲兩國之攝政官。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爲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真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厲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晝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

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的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目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正諸豪絞腦髓。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

責。言謂其將則故撒料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爲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白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攻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崙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崙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菲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

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飾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緣纓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必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嘆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抉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壓。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甯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土以獻

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携一騾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菩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贖武於外。拿破侖直派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覩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脇腹。今則脇腹中

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利的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按本傳第十八節之第四段當稍刪改而移置此處前誤其年也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資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

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魘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即意大利為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為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即見絕于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

利。即「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簀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清彼等。

Io vi, Ilavvi, Ilavvi

最後之一刹那。猶顧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 *Prate, Prate, Ilbona ch'na inlibera stato,*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國民。

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畀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于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爲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利之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

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蠢起。所在出沒。加里波的乃擲長鏡手長劍。復蹶起於卡菩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爲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菩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干下。至屠賈負販童兒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警欬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侑。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小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使將軍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

盡煢煢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游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僧善頓。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攣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爲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爲百數十變。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眞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二。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張君主之政權者也 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之睥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

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卡苦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皇境。老將

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普拉列。所至響應。蟬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拿。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五年由焦靈遷都於佛羅靈懼執贖債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辛。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警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

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按此指法軍

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使卑劣巽弱之政治

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案此指一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所定之約

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魔。按此指拿破侖及教皇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

「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泰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

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

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

梭王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使羅馬終爲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拿破侖第三以護法爲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爲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爲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

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蟄居於卡普拉列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錮。前此絞腦髓擲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團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局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

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由投票。票集積起。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胆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諉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

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 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爲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啼。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爲三傑傳。乃始若化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爲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爲加里波的的帳下一騾從卒。而爲瑪志尼黨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唱唱焉曰。嘻。彼數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爲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專制之慘酷也相類。其

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爲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厠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即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即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

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於使獨而有以靳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爲三傑之一。未必即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眞似者必出焉矣。即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白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日慕之日學之而已。摹其貌而失其眞。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福急任氣者。何不可自

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鷙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二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靦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而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况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

無足以易其愛。撓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鞫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始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的之脫屣爵祿。兔起鶻落於卡普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即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耶卜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遯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

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

此事傳中失載他日再印時當補入

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源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毋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徃徃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若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

的。厥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摧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大小。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爲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游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的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胆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僧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

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撻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辨。以爲快者。非欺人即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爲學三傑之第五義。

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尙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即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當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即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

之英雄傳。案布爾特奇（Bunbury）羅馬人。生於西歷紀元後四十五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之大軍。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侖俾士麥。皆酷嗜之。拿破侖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飲泣。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天。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遠。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遊戲。衍衍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

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富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

布爾特奇英雄傳省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

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

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

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徃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即位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祖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全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謂爲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即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

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來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譁譁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烟。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

可爲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重煩。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即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踴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携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古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

妻相携。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紹介。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衰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亞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碎共和政治。故往往復書簡。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蓋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

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耶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耶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

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官中侍者。莫不失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藉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

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甯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

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力。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踐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耶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耶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闇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岳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岳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岳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

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耶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耶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尙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搆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園。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截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耶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耶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

意先殺王。次刈狄耶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逼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耶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嗷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尙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

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嘆。妾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嘆。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大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耶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

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証。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即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二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割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

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耶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亘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記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織織之弱女子。吾壹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耶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

爲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而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白查白女皇。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

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強。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奈薩蘭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優。國運日強。比利時則彫落無復舊觀。日耳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國今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意國則蕪然不能有所進。皆條頓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憤而國以敵。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奮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脉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敵。破壞亦敵。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

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遒。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彌縫掩飾。賸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旣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孕胎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

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
哀鄙言。

百七十八



中西偉人傳完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發行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飲冰室主人

橫濱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印刷所 新民社活版部

上海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東首

新民叢報支店

發行所

中西偉人傳

